

# 域外名著譯叢 往十字架之路

譯者 朱雯 著者 托·斯泰爾

第一部  
三部曲

姊妹倆

文風出版社

啊，俄羅斯的沃土！

——艾高爾王子親征記

## 第一章

一個來自綠蔭夾道的外省的觀察家，假如偶然到了彼得堡，仔細觀察一番的時候，他會經驗到一種複雜的接觸：一方面是理智的刺激，一方面是感情的頹喪。

沿着筆直的臟腑的街道，經過那些開着雕花窗戶的昏黑的屋宇，門口站得有睡眼惺忪的司閘，遙遠地眺望那尼瓦河的陰沉的水沼，那些淺藍的橋樑的線條，橋上一排排的燈光，即使在白晝也都是亮着的，那些不舒服也不愉快的宮殿的柱廊，那些聖·彼得和聖·保羅大教堂的不是俄國式的建築，那些在藍黑水道中來往的淒涼的小艇，那些載着葱綠的木材，促泊在花崗石的堤邊的駁船，窺探到那些行路人的蒼白而焦慮的臉色，他們的眼睛，都像他們的城市一樣地朦朧——一個來自外省的觀察家，看着這些個景色，仔細地端詳了一番，要是他宅心忠厚，便會扭動他的頭顱，縮住他的脖子；要是他居心叵測，便會覺得把這些個僵化了的蠢惑的東西，弄個粉粹倒是一件痛快的事。

好久以前，還當彼得大帝在位的時候，聖三位一體——座建築在聖三位一體橋附近的教堂——的教堂執事，有一天在薄暮時分從鐘樓上下來，看見一個報告凶訊的妖婦——一個沒有戴帽子的瘦削的女人；他駭極了，隨後在一家旅館前狂呼：「彼得堡要變成荒墟了！」——爲了這件事情，他給秘密的衛

平法院逮捕起來，用了刑，還給狠毒地鞭答了一頓。

從此以後，大家都覺得彼得堡總有點兒別扭。有一天，有人親眼看見魔鬼在瓦西洛甫島上，坐着一輛四輪無篷低馬車。之後，又在一個午夜，疾風驟起，海水氾濫，一個皇帝的銅像，竟從花崗石的座身上一躍而下，在鋪道上踉蹌起來。還有一次，一個樞密顧問官，坐在一輛四輪轎式馬車裏，給一個死人攔住說話，那是一個早已死去的政府職員，他把臉兒貼着馬車的窗口，不讓前進。諸如此類的故事，在這個城市裏流傳得很多。

最近，詩人亞歷克賽·亞歷克賽依維奇·貝索諾夫，坐在一輛講究的馬車裏，往島嶼上馳去，當他走過一頂駝背的小橋，正想穿越運河的時候，便從天空深處，雲層的罅隙間看見一顆星星，他睜着淚眼，凝眸良久，忽然覺得這輛講究的馬車，這一排排的街燈，以及落在他背後的整個沉睡着的彼得堡，都彷彿是一場夢境，一種幻象，一個給酒、愛、與疲憊所蒙蔽的頭腦所幻成的虛景。

兩百年都像夢境似地過去了，彼得堡，在沼澤與荒野間兀立於大地的邊緣，幻想着無邊的勢力與光榮；宮廷的革命，帝王的謀殺，勝利以及流血的極刑，宛如昏迷中的幻景，飄忽地閃逝。弱女子支配着半神的威權，國族的命運，決定於溫暖而凌亂的牀上；一些魁梧驍勇的年青人，雙手耕耨得黧黑，便昂然踏上了王極的階沿，分享那威權，那御牀，以及那女王們的拜占庭的奢靡的生活。

鄰國對於這些狂亂的行徑，都看得張口結舌了，而俄羅斯的人民，對於他們帝都的瘋態，也聽得驚怖而悲切。國家用鮮血來飼育這些彼得堡的妖魔，可是還無法使他們饜足啊。

彼得堡過着一種煩躁、餓、飽、餓和一半夜間的生活，燐光似的，瘋狂的，淫佚的夏夜，不眠的冬夜，綠色

的桌子，和金屬的玻璃聲；音樂，窗背後的婆娑舞侶，馳驟着的三頭馬車，吉卜賽人拂曉時的決鬥，節日的軍隊游行，向蕭涼冽朔風的呼嘯，和橫笛的吹奏，展現在一個皇帝的拜占庭眼睛的威嚴觀禮之前——這便是這個城市的生活。

近十年來，大企業蓬勃地產生，急激得真難以置信。幾百萬盧布的產業，彷彿從稀薄的空氣中，一下子出現了。銀行，音樂廳，溜冰場，水泥和玻璃的摩天大廈，矗立了起來，而在這些大廈中間，人們在音樂，在許多鏡子的反照，在半裸的婦人，在光，在香檳中陶醉而迷惘。賭台，幽會所，劇場，電影院，娛樂的公園，好像雨後的春筍，蓬勃地興建起來。建築師和商人，都在辛勤地計劃着一個無比豪華的新興的都會，預備建設在彼得堡附近一個聞無人煙的島嶼上。

一種流行性的自殺，也遍佈這城市。法庭上擠滿了歇斯底里亞的女人，她們在熱切地傾聽着流血的參政案的詳情内幕。一切都驚然可親：女人也跟財富一樣地充斥。到處是罪惡——連王宮也像疫病一般地被它所襲擊了。

而其時，走上宮廷的王極的階梯去的，乃是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，他長着一對駭愚的眼睛，有着一身無凡的男性的膂力；揶揄而譏嘲似地，他便要起他的不知名的把戲來，把整個俄國當作他的玩物。

彼得堡也跟一切其他的城市一樣，有着它自個兒的生活，緊張而專注的。然而控制它行動的中心力量，却並沒有跟着那也許可以叫作城市精神的東西，一塊兒產生。這種中心的力量，導向着建立和平、秩序和福利，而城市的精神，則趨向於破壞它們。破壞的精神，到處都是；它用致命的毒藥，浸漬着一切，從盡人皆知的沙希加·沙格爾曼證券交易所的陰謀，和鋼鐵廠工人的沉默的憤怒，乃至於清晨五點鐘坐在波希

米亞地窖咖啡室「紅鈴」裏的幾個時髦女詩人的荒謬的幻夢，便是那些跟破壞搏鬥的人，結果也祇增加了破壞，而且在不知不覺中使破壞更變得尖銳了。

這種時勢，愛和一切善良與健康的感情，都被認為不風雅和不合時宜。誰也沒有愛；可是大家都渴望，而且都如同仰了毒藥的人，立刻緊抓着一切足以使他翻腸裂腹的東西。

年青的姑娘，都以天真為可恥，結婚的嘉耦，都以彼此忠實為可羞。破壞被目為風雅，神經病被視為機敏。這是短短的幾個月中，突然從各處出現的時髦作家的福音所傳播的結果。人們的為非作歹，也僅僅為了適應潮流而已。

這便是一九一四年的彼得堡。這城市，給不眠的黑夜煎熬着，用醇酒、財富和沒有愛情的愛情，消解着悲愁，以尖銳而幽沉的感情的樂曲，吹奏着葬禮的輓歌。這城市彷彿期待着不幸而可怕的憤怒的一日。朕兆多的是，而從一切的縫隙中，還出現着新穎的不可思議的事情呢。

## 第二章

「我們不願意記着我們說往事已經儘够了，你還是轉過身去吧！在我們背後是誰呢？米羅的戀愛女神嗎？那又是什麼呢？我們能够喚她嗎？她又能够使我們頭髮生長嗎？我可聽不出那一堆石塊於我有什麼用處。可是他們說這是藝術啊！藝術，嘿，你們各位，對於這個藝術的玩意兒，仍然覺得賞心悅目嗎？瞧你們的四周，瞧你們的前面，瞧你們的腳上，你們已經穿着美國的皮鞋，美國的皮鞋萬歲！假如你們需要藝術，這兒便是一輛紅色汽車，橡皮輪胎，八加侖汽油，一小時六十英里的速率，刺激我吞嚥着空間。或者，這兒便是藝術：一塊三十英尺的廣告板，上面畫着一個年青的紳士，戴着一頂跟太陽一樣耀眼的禮帽。縫工纔是真的藝術家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天才者！我要用生命來嚼嚼自個兒——而你們，却祇給我一種溫和的飲料，這是性能萎縮的人們纔需要的……」

在一個狹窄的大廳中，緊緊地擠立着年青的男女大學生，這時候後排裏爆出了一陣譁笑與掌聲，講師叟奈·叟奈依維奇·薩普士考夫，咧開着濕潤的嘴唇，微笑了一下，推着他大鼻子上的夾鼻眼鏡，輕快地從樹樹講座上走了下來。

在講壇的一端，一張長桌子上放着兩座五枝蠟炬的燭台，旁邊坐着幾個哲學晚會的職員：主席安東

諾夫斯基，神學教授；萬里米諾夫，那天晚上演講的歷史學家；鮑爾斯基，哲學家；還有沙古甫，詭辯的作家。

那年冬天，哲學晚會大受幾個小小知名可是喜愛吵鬧的年青人的進攻，他們抨擊知名的作家，而熱烈地擁護哲學家，發表了許多莽撞而動聽的言論，因此作為晚會總部的豐丹加的一所古老的屋子，每當星期日公開集會的時候，總是密密地擠滿了人羣。

這一次的情形，亦復相同。當薩普士考夫在一陣掌聲中走了，下了講壇，立刻便有一個矮個子的青年，遞補了上去，他顴骨高聳，容顏蒼白，頭髮修剪得很短，更顯得他頭骨的雕塑。他的名字叫亞根亭，這兒他還是一個新來者，可是已經獲得了很大的擁護，尤其是大廳後面幾排的羣衆。每當有人問起他是誰，他從哪兒來的時候，知道的人便都曖昧地微笑了一下。原來，他的名字，不叫亞根亭；他來自海外，在此發表演說，是有某種祕密作用的。

捻着他幾叢稀疏的鬚鬚，亞根亭瀏覽着這個滿懷期望的大廳，抿着嘴微笑了一下，然後開始說話。當他講演的時候，一個年青的姑娘，就始終坐在第三排靠近中間通路的椅子上。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羊毛衫，頸根上捆得緊緊的，用她小拳頭撐起了下頷。她那美麗的淡黃色的頭髮，從耳根上直掠到後面，用梳子簪成一個很大的髮髻。她不動也不笑，祇是凝望着那個青年坐到了綠色桌子的後面。眼睛不時地瀏覽着四周，一會兒又給燭光的火燄所眩住了。

亞根亭用拳頭拍着樹樹的講桌，大聲嚷道：「世界經濟的鐵腕，正要向教堂的穹形屋頂，打那第一擊了。」於是那個年青姑娘，悄悄地嘆了口氣，移開那個支撐下頷的拳頭，拿了一塊太妃糖放進了嘴裏。  
亞根亭又繼續地說着：





用一種顯然是久矣乎成了習慣的姿態，於是大廳的後排，爆起了一陣叫罵：

『讓他講下去！』

『多可惡，這樣叫人家停止發言！』

『這是侮辱！』

『後邊不要講話！』

『你也不要講話！』

於是頭根亭又繼續說下去了：

『俄羅斯的農民，是我們意識的焦點，那是確實的，然而，要是這些意識，不跟他一百年來的期望，他那原始的正義的觀念——一種盡人皆有的觀念——有機地聯繫起來的話，那麼這些意識，還是像一粒撒在石頭地上的種子。』●你們必須把俄羅斯農民看作一個活人，有着一個飢餓的肚子，一個給苦役磨折的背脊，直到他最後喪失了他救世主的性格，這性格是在很久以前給那一位上流人創造出來的——直到那個時候，悲劇的兩個極端，纔不至於繼續地存在：一方面是你們從書室的黑暗中孕育起來的美麗的意識；而另一方面則是你們認為不屑知道的平民。我們原不想在這兒批判你們，要我們花費時間，來仔細分析人類的幻想，纔是咄咄怪事。我們要想說的是：你們應該在不太過晚的時候，拯救你們自己。至於你們的

●一粒撒在石頭地上的種子，見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節起：『他用比喻對他們講許多道理，說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，撒的時候，有落在路旁的，飛鳥來喫盡了；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發苗最快，日頭出來一晒，因為沒有根，就枯乾了。』——譯者

意識和你們的財產，應該毫不遺憾地給扔進歷史的垃圾箱……」

那個穿着黑羊毛衫的姑娘，對於講席上面所發表的言論，並沒有追索其思路的意向。她彷彿覺得這些宏詞，這些卓見，當然是非常重要的，可是她又覺得最重要的倒是另外一些事情，而這些人却並沒有提及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又有一個新來者在綠色的桌子前出現了，他焦躁地坐在主席的旁邊，向右邊左邊點點頭，伸出一隻凍得通紅的手，掠了一下雪花沾濕的栗殼色的頭髮，然後將雙手垂在桌子底下，正襟危坐在椅子上。他穿着一套剪裁得很配身的黑色衣服，臉部瘦削，而且沒有光彩，在彎彎的眉毛之下，一雙灰色的眼睛，凹陷在黯晦的深窩裏。頭髮覆蓋着容顏，彷彿戴着一頂便帽似的。這副相貌，確實跟最近出版的一期周報上，所畫的亞歷克賽·亞歷克賽依維奇·貝索諾夫的肖像，完全相同。

現在這年青姑娘的注意力，完全移到這個漂亮得幾乎令人憎厭的臉龐上去了。她懷着一種類乎恐怖的感情，凝視着這些古怪的體態，而這些體態，她在彼得堡刮風的夜裏，常常從睡夢中看見的。

他在那兒，把耳朵轉向鄰座，微笑着，微微笑，本身並沒有藝術的意味，可是從他幽雅的鼻孔的輪廓，從他太過女性的眉毛，從他特別溫柔的體態上，却顯示出一種奸詐狡黠，驕矜自大，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神情，一種她所不能夠瞭解的，然而又非常打動她的什麼東西。

其時，講師萬里米諾夫，掛着一張通紅的，絡着鬍鬚的臉，鼻樑上架着一副金邊眼鏡，大腦袋上覆蓋着一叢金灰色的頭髮，答復亞根亭道：

「……你說的對，正如雪崩滑下山坡來的時候，那些冰塊啊雪塊啊都是對的一樣。我們早已期待着

一個恐怖時期的來到，我們也早已預知了你所說到的真理，終於會勝利。

「立於不敗之地的是你，却不是我們，不過我們也知道那至高無上的正義（爲了征服它，你用工廠的汽笛，來號召這衆）原不過是一堆瓦礫而已，在那上面人們茫然地說着：『我口渴，』因爲那裏邊沒有一滴神聖的水露。你得小心！」——萬里米諾夫伸出一根頑長的手指，宛如一枝鉛筆一般，岸然地從他眼鏡裏望着聽講的人衆——「在你白日夢的樂園中，爲了要作夢，你縮願把人類變做機器人，變成表象這一類的東西——把人類變做表象——在這個可怕的樂園中，一次新的革命又在威脅着，那是一切革命中最可怕的一次——精神的革命。」

亞根亭在座位上冷冷地說：

「把人類變做表象——那，那也是理想主義啊……」

萬里米諾夫聳聳他的肩膀，搖曳的燭光，將他的禿頂映得斑駁明滅。他便開始說着這個世界正在沉淪下去的罪惡，以及業將臨頭的報應。講堂裏的聽衆，這時候都咳嗽着，掃清着喉嚨。

休息的時候，那姑娘走到點心店裏去，蹙着眉心，佇立在門口。其時櫃台旁邊，正有一大羣律師，帶着他們的太太在喝茶，大聲地談話，聲音比別人都響亮。靠近爐竈處，那個有名的作家季諾畢林，正在喫魚和疊越椅，睜着憤怒的醉眼，端詳着打他那兒過身的人。兩個中年女文人，頸根裏憤懣得很，頭髮上打着很大的綑結，在燭台邊咀嚼着三明治，跟這些庸夫俗女離得很遠的一邊，有幾個牧師在蹣跚着，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姿態。燭台下面，批評家密華，雙手放在大禮服的燕尾上，花白的頭髮故意弄成蓬鬆的樣子，顫着脚尖在晃動，等候什麼人過來想說話。當萬里米諾夫進來的時候，一個女文人便搶着過去，拉住他的衣袖。另一

個女文人於是停止了咀嚼，洒落地圍裙上的碎屑，探出頭去，睜大了眼睛，貝索諾夫走到她面前，向左右向左地鞠躬，完全是一種假意謙恭的點頭姿態。

那個穿著黑羊毛衫的姑娘，看著這個女文人在胸衣裏面一副踉蹌的樣子，不免渾身毛竄了起來。貝索諾夫跟她說了幾句什麼話，懶懶地微笑了一下。那女文人便拍著她豐腴的雙手，還骨溜溜轉動著眼珠。那姑娘便聳聳她的肩膀，離開了點心店。有人在喚她的名字。一個面目黧黑形容憔悴的男人，穿著一件絲絨的短外套，正從人叢中推擠著過來。他顯然高興得很，向她一再地鞠躬，而且誠懇地掀起了鼻子。他用濕潤的兩隻手掌，握住她的手，一叢濕潤的頭髮，覆蓋著他的前額，而他一對濕潤的烏黑的眼睛，以一種濕潤的柔情，望著她的雙眸。他的名字叫做亞歷山大·伊凡諾維奇·齊洛夫。他說：

「你也在這兒嗎？什麼風吹你過來的啊，戴麗亞·狄彌屈麗芙娜？」

「跟你一樣呢，」她答道，便縮回了手，伸進她的暖手筒裏，在手帕上抹著。他吃吃地笑了起來，更溫柔地瞧著她。

「哦，你還不贊成戴麗亞老夫夫嗎？他今晚的演說，簡直像一個先知呢。他的激烈和古怪的態度，使你會惱怒。可是他思想的本質——不都是我們暗地裏希冀，却又不敢明言的嗎？然而他敢。這完全是：

我們是年青，年青，更年青了，

我們的肚子，難熬的飢餓。

我們要彌補這缺憾。

不平凡的，新鮮的，勇敢的。那是可能的嗎，戴麗亞·狄彌屈麗芙娜？難道你還不覺得有一種新的東西充滿

進來，嗎？一種我們的，一種新鮮的，一種熱切的，一種勇敢的東西！亞根亭，也一樣！他是太講邏輯了，可是他所說的各點，都是尋根究底地分析得來的。再過兩三個冬天，一切都會崩裂了，從縫縫裏爆發出來——那也

是痛快的事哪！」

他說得很低，而且溫柔地微笑着。戴莎覺得渾身在顫慄，彷彿給什麼可怖的感情突襲似的。於是不等他說完，便跟他點了點頭，擠到衣帽間那邊去了。

一個粗暴的佩着徽章的侍役，拖出了一大堆皮外套和皮靴，却並沒有注意到戴莎遞給他的票籤。她不能不在風口裏等得很久，外面是一間空洞的廳房，旋轉的門戶中流進了一陣陣的寒風，外面廳房裏正有幾個魁梧的馬車夫，穿着濕漉漉的農民衣服，用一種歡欣的傲慢的態度，兜攬着生意。

「趁我這匹慷慨的吧，你閣下！」

「這一路，這一路是往比斯基夫去的！」

突然間就在戴莎背後，貝索諾夫冷靜而清晰地說話的聲音傳了過來：

「侍役，我的外衣，帽子和手杖。」

戴莎彷彿覺得幾枝針尖，輕輕地直刺下她的脊骨，便急速地轉過頭去，凝視着貝索諾夫的眼睛。他也鎮靜地回望了一下；於是他眨着眼臉，轉動着灰色的眼珠，好像也盯着她瞧。戴莎不免覺得心旌的劇跳。

「要是我沒有記錯的話，」他彎下身子，向她說道，「以前在你姐姐的家裏，我們早已見過面的。」

戴莎悍然地脫口答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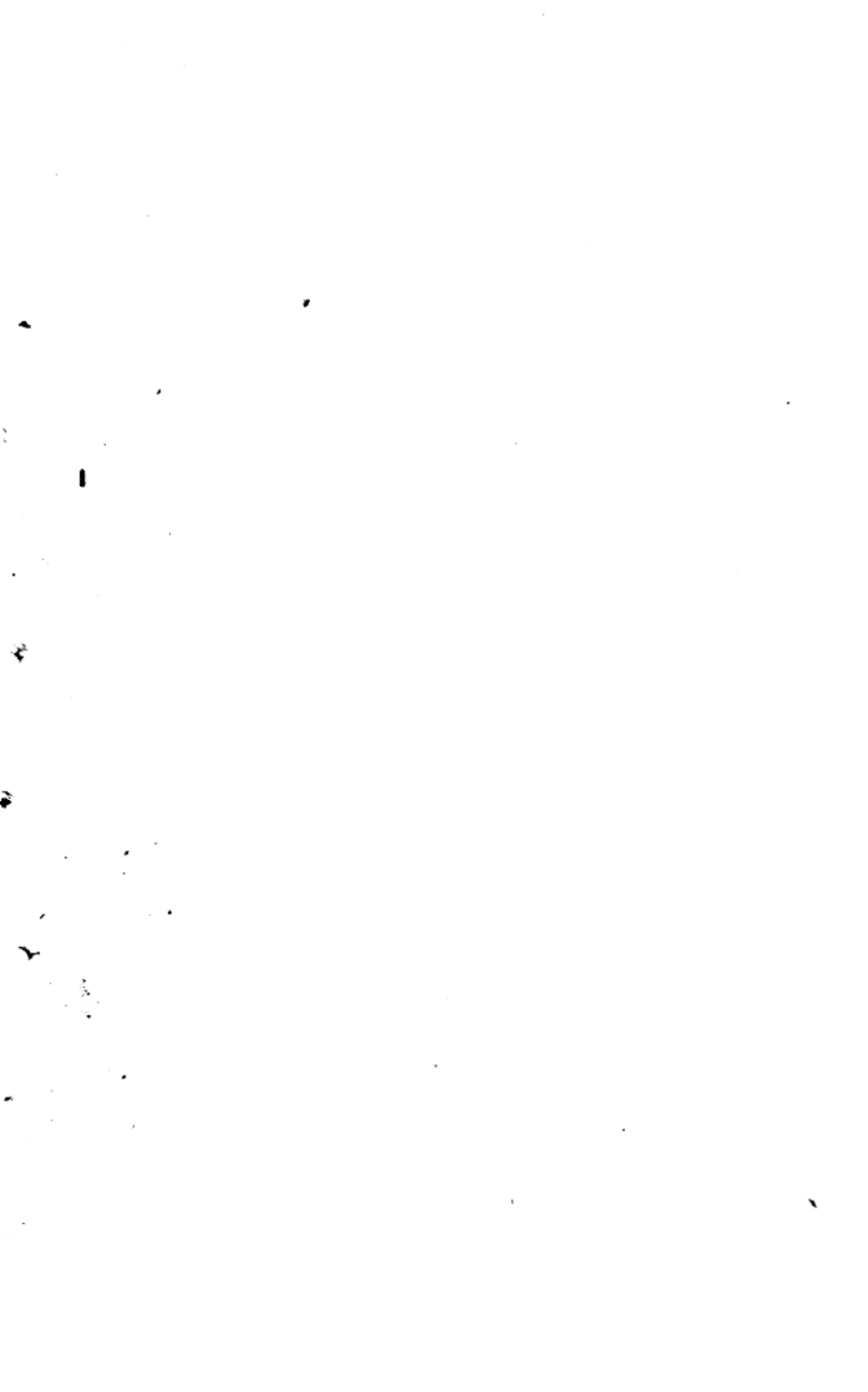
「是的，我們見過面的。」

她從侍役的手裏搶過了自己的皮裘，急忙走到大門口。外面，濕潤的冷風刮着她的衣裳，酒着鏽色的雨點。她把皮裘的領子拉到臉上，祇留一雙眼睛在外面。一個行路人在她身際咕嚕着：

「嗨，好一對明眸哪！」

戴莎沿着濕潤的柏油馬路在疾行，循着電燈投射在鋪道上的搖曳的光線。從一家酒店的開着的門裏，傳出了提琴的嗚咽聲——他們在奏着華爾滋樂曲。戴莎沒有向四周環視，祇是縮在毛茸茸的皮裘裏，喘喘着：

「那沒有那麼容易，沒有那麼容易，沒有那麼容易的！」





### 第三章

戴莎在門廊裏脫掉了濕潤的皮裝，便問女侍道：

「一定又是沒有一個人在家嗎？」

那個大家古人（他們給女侍魯莎題了這個綽號，因為她顴骨很高，脂粉抹得很重，看去頗像一個偶像）從鏡子裏望着戴莎，以一種輕濟的尖音，告訴她女主人已經出去了，男主人在家，在他書房裏，半點鐘裏就要喫飯的。

戴莎走進了起坐室，坐在一隻很大的鋼琴邊，交叉着腿，抱住了膝蓋。

她姐夫尼古拉·伊凡諾維奇在家——那就是說，他跟太太吵了架，正在抑鬱着，一定會向她訴說的。現在是十一點，三點鐘之前，就無法做事的了，而三點鐘就要睡覺啦。看書嗎？——可是看什麼呢？無論如何，她可不願意看書。祇是坐着沉思，也許會更煩的。有時候，人生真覺得厭煩呢。

戴莎嘆了一口氣，揭開了鋼琴，坐在旁邊，用一隻手彈着一支施嘉里亞賓的樂曲。在感不到滿足的

●施嘉里亞賓 (Scriabin, Alexandre Nikolaievitch 1872—1915) 俄國音樂家，著有交響曲，鋼琴合奏曲，鋼琴奏鳴曲，及其他鋼琴曲甚多——譯者